

粉飾與同性戀民族主義之後*

以夷制夷下的知識生產

卡維波**

Pinkwashing, Homona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Colored People Knowledge-Production

by NING Yin-bin

* 本文的寫作背景是2016年3月5日台灣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舉辦的「粉紅國族刑虐：從巴勒斯坦的恆久佔領看帝國主義與性別粉飾」座談。參加者有何春蕤、Sarah Schulman、周世瑀、洪凌、陳逸婷。座談後剛好因為美國同志大使來台引起一些相關爭議，本文則討論爭議之外的更廣泛脈絡。本文大致完成於2016年，原題〈粉飾與同性戀民族主義之後〉。此次發表則有許多修改。

** 服務單位：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通訊地址：320桃園市中壢區中南路300號
E-mail: karlweb@gmail.com

西方國家特別是英美在這幾年大力推動同性戀權利議題，美國總統歐巴馬第二任開始後非常積極，例如任命同志(LGBTI)¹人權大使到各國鼓動，英國首相卡麥隆則揚言要將同性婚姻推銷出口到全球(Hope)。這固然可以說是西方「人權外交」、「人權高於主權」的側翼延續，但也是東西冷戰與更久之前的「傳統vs.現代」、「文明開化vs.野蠻落後」、「民族(主義)國家vs.帝國」、「女權vs.父權」、「專制vs.自由」、「極權vs.民主」等話語鬥爭的歷史延續。在性與性別領域，婦女地位曾經是文明現代的重要表徵，²在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的締造過程中扮演積極角色。如今的同性戀權利也有相似態勢，而同性戀權利之所以能夠表徵文明現代，乃是因為「同性戀」這觀念本身就是現代西方性科學的產物，以心理病態的觀念取代了基督宗教的罪衍觀念，埋藏著現代個人的心理建構；從其誕生開始，就伴隨著法律除罪化的權利運動，內含的「性／別的現代性」(例如婦女平等與同性戀平等)和其他西方現代性(例如人民主權等普世價值)一樣，都可能在歷史過程中成為西方國際政治的鬥爭話語與稱霸策略。

近年西方進步派批評以色列與美國帝國主義以同性戀權利為名來「粉飾」其惡行，以善待同性戀來粉飾其帝國主義行徑，例如以「落後野蠻國家惡待同性戀」為藉口來正當化其經濟封鎖、軍事行動與政治制裁。然而在反對粉飾的同時，西方進步派卻缺乏對西方現代政治(人權、民主等等)更深刻的反省，這個反省要面對的就是「同性戀民族主義」(亦即，促進「共同體意識、人民主權原則、民主政治與個人主義」的**歷史主體**由過去的市民菁英、女人、工人等等主體，逐漸轉為同性戀)——上述主題將在本文一一展開。本文最終蘊含：當西方霸權策略

1 LGBTI意指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陰陽人。在港台的中文裡，有時泛稱為「同志」。

2 包括了女性(女權)主義的平等倡議與參政運動，以及保守派對於婦女兒童的保護和慈善事業；這些同時也是對男性勞工階級習性的教化。

演變為文明現代國家應該包容吸納「性」(同性戀等)的時刻，第三世界的性運反而要超越「性」，而聚焦於西方領導權及其知識生產，發展新知識範式與新普世價值，並與西方現代競逐。

一、粉飾

在西方的性／別運動與批判知識圈近年出現“pinkwash”這個字詞，此字來自“whitewash”(漂白或洗白)，意思是善良正義形象來美化原本的邪惡。Pink則是泛指女性或同性戀。現在pinkwashing則被妙譯為「粉飾」³。「粉飾」主要指著以色列的國家公關活動輸出以色列的「同志友善」形象，將自身的「文明進步(同志人權)」與巴勒斯坦(及中東國家)的「野蠻落後(歧視同志)」對比，從而漂白了以色列的國家恐怖主義殺戮，以及對巴勒斯坦的佔領與經濟壓迫。

這些年來，美國亦襲取了類同的粉飾策略，積極地輸出文化產品(電影電視)、新聞傳播、話語學術、NGO經費、人員網路、外交政策、互聯網資訊——特別是有關「同性婚姻」、「伊斯蘭迫害同性戀」這些主題；某種程度也帶動了一些歐洲國家，特別是英國，跟隨美國和以色列的粉飾政治。這些粉飾政治不但針對特定的伊斯蘭恐怖組織或國家(「特定」是因為並不針對約旦、沙特或沙烏地阿拉伯、東土耳其斯坦組織、敘利亞反對派等)，也同時針對地緣政治上美國的不友好國家，鼓動其國內同性戀積極加入反政府陣線。

粉飾是有頗多民意支持的西方國家策略。許多同性戀群體覺得不應該支持(打壓同志的)伊斯蘭國家，而是支持像以色列這樣的同志友善國家，這樣的立場乃是以自身的同性戀權益或同志平權為優先考量(因而可以否定或擱置像巴勒斯坦人的權益)。同性戀群體這種「自利」

3 台灣學者洪凌譯，首見於「粉紅國族刑虐：從巴勒斯坦的恆久佔領看帝國主義與性別粉飾」座談會發言稿，請參見洪凌〈支持LGBT的美國大使：粉紅刑虐與帝國粉飾〉。

立場看似理所當然，然而他們卻沒想到：其他身分群體也可以從「我們的權益第一優先」來否定或擱置同性戀權益；或許同志們會高調認定同志平權乃普世人權，因而優先，可是別的群體也可以採取同樣的高調姿態。事實上，只從人權高調出發的「我第一優先」最終是自我否定的，因為僅當別人不以自己利益為第一優先時才會承認你的權益，這蘊含著所有人都不應假設自己利益為第一優先。

說到底，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美國入侵中東國家，這些不正當行徑和中東國家的同志不友善能有什麼關係呢？沒有什麼關係。有人傷害幼童，不因此就能粉飾你去搶劫他的犯罪行為。

粉飾之所以得到民意支持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在國際與國內媒體、各種網路資訊中早就充斥著去脈絡化或誇大的伊斯蘭恐同報導，有些則是西方國家在冷戰時期即開始的資訊作戰和「軟實力」或「靈巧力」表現(Williams)。像是CNN或BBC等典型的手法，就是顯示阿拉伯世界中某個婦女或同性戀勇敢地對抗宗教文化禁忌，或者不幸地成為被歧視的受害者，讓人們感到伊斯蘭的違反普世人權或文明標準，但是從來不會去探索事件的前因後果、歷史因緣(例如一些國家被媒體演示為貧窮落後野蠻，但是就不會提到這些國家變成如此現狀與西方殖民掠奪的關係)，或者將迪士尼想像的美式個人主義當作普世最高價值，以對比阿拉伯世界有其物質基礎的人際社群與家庭狀態。這使得西方或親西方世界的同志群體在日常生活世界的建構中一點一滴地偏向反伊斯蘭；右派的資訊網絡則更以謠言謊言來動員仇恨厭惡等情緒，哺育其偏執堅信的群眾。⁴像西方自由派與右派這類傳播手法與話語操作，最終也反噬地應用到對自身社會的呈現和理解(例如美國總統

4 BBC某次報導描繪了伊斯蘭離婚與復婚習俗的野蠻荒誕與獨斷男權，對報導的批評分析可參見顏良聞〈BBC的膚淺獵奇、抹黑伊斯蘭與前佛洛德〉。這種“disinformation”(即，混淆訊息，未必全部造假，而是以提供資訊的方式來掩蓋真實有價值的資訊)在港台的資訊世界與媒體中有關伊斯蘭與中國的建構也是每日進行中的。

選舉中出現的川普風潮或「假新聞」說法)。

對於西方粉飾政治的批判通常來自各地特定情境下的反帝反殖酷兒(「酷兒」就是拒絕主流化的激進邊緣同志)，連結到各地特殊的政治處境(例如印度酷兒關注印度教徒對穆斯林的迫害，或者台灣酷兒批評同性戀運動擁抱美國同志大使)，對抗各地內部的諸種壓迫，包括對抗美帝國主義或新殖民主義的本土代理。不過，批判粉飾政治的各地也有一些共通的處境。例如亞洲、非洲的文化傳統原本並不如西方基督教的嚴厲恐同(恐懼同性戀)，反而是相當寬容的，但是在西化浪潮下，例如在殖民主義的傳教影響下，像英國之國內反肛交法被移植於殖民地(如香港)，由於英國殖民地曾遍佈全世界，故而幾乎全球地改變了殖民地對同性戀的態度。亞洲、非洲從西方傳教士詬病的「遍地戀童肛交」(野蠻落後之象徵)，被改建成今日刻板印象的「非西方文化的性保守、恐同」。更詳細地說，過去東方世界所寬容的同性肛交行為曾被早期西方現代認為是傳統落後或淫亂(包括中東一夫多妻風俗的「後宮」淫亂)，以此反襯出基督教文明的進步道德；於是在第一波性別現代化的婦女平等浪潮中，同性戀與賣淫皆成為文明開化的祭牲。但是由於後來西方性道德本身從「性保守」向「性開放」轉變，文明開化的使命(消滅蓄妾、小腳、男色等惡習)也有了新的解釋與轉變，西方「新的性道德」⁵於是將東方從「淫亂」轉而描述為性保守與恐同。

上述亞洲與非洲殖民或半殖民現代性的共通處境需要理論的說明，也就是性／別現代性與民族主義在國家現代化(締造民族國家)中的角色。換句話說，「粉飾」固然是個重要的國際政治議題或當前帝國主義策略，但是仍需要對此策略或趨勢的**理論化**說明，從而使各個個

5 1960-1970年代西方社會運動影響下，西方性道德的改變加速與爭議擴大，所謂「新的性道德」、「(新的)性革命」、「性解放」、「新的性」說法紛紛出現，除了針對婚前性行為、外遇、色情淫穢品、避孕墮胎、單身女性、性學研究、賣淫等，還有一部份是針對女權主義以及同性戀。

別社會的反帝殖酷兒對西方統治階層所推動的「主流現代化」能採取更普遍的視角(例如,對西方現代的諸多普世價值進行反思),而不是停留在個別社會的特殊處境。如今在美國或西方知識圈,與粉飾直接相關的「同性戀民族主義」就企圖扮演這個理論角色,也就是要解釋為何粉飾有說服力?為何現在許多人認為:對同性戀不友善的國家就是不文明現代、甚至應該被制裁?同性戀民族主義就是要回答上述問題。

二、西方的「粉視／粉飾」與同性戀民族主義

西方性／別運動圈時常將「粉飾」與「同性戀民族主義」相提並論,有時兩者甚至被當作同義詞,這大約是因為「同性戀民族主義」一般被理解為美國同性戀的愛國主義,而這種愛國主義來自美國國家對待同性戀的日漸友善(歐巴馬以大法官釋憲的手段一舉替各州的同性戀除罪)。換句話說,美國將原本帶有反對國家意涵的同性戀收編入社會主流,成為新加入體制的中堅力量。其實台灣也有類似傾向,2016年主要是民進黨的一些立法委員以「牽一髮」的方式(將民法中婚姻的「男女」改為「雙方」)推動同性婚姻,部份人希望以此「社會文明」來進一步區隔兩岸、加大差距,或者爭取國際認可、表現自身是類似西方的民主文明進步。然而這樣的發展其實就是台灣解嚴以來反對派政治以支持弱勢來演示自身的正義形象以取得正當性,至於總的效果能否令處於社會邊緣的同性戀產生對國家社會的向心忠誠,能否促進共同體意識或撕裂社會,猷未可知。不過,無論在台灣或美國,反對粉飾的性／別運動人士都批判這種愛國主義,因為「同性戀友善」其實粉飾了美國對外的帝國主義,「同性戀友善」(包括同性婚姻)排斥了邊緣的(例如濫交、用藥)同性戀,置換了貧窮婦女或底層階級的失業、家庭與社會福利問題。

西方性／別運動圈將「粉飾」與「同性戀民族主義」當作相似詞而相提並論，或許並沒有什麼錯誤或問題，因為語言本來就是約定俗成的，而這樣的使用其來有自，頗符合西方激進社會運動圈對於民族主義（常和愛國主義混同、被視為不可取）的批判、對於同性戀主流化的抗拒。不過我認為，同性戀民族主義還可以有另一種較為理論化的意思，其實是「公民民族主義」的一種，可說是「西方現代（國家）」的更進化（下詳）。

少數族裔的美國學者Jasbir Puar在她《恐怖主義組裝：酷兒時代的同性戀民族主義》（*Terrorist Assemblages: Homonationalism in Queer Times*）一書中提出「同性戀民族主義」後便經常討論其與粉飾之關係。看得出來，Puar不滿兩者的混為一談，這不只是理論與策略的不同，而是Puar對西方酷兒思路有所反思與（自我）批評。下面我要來解釋這一點。

反粉飾的運動中有諸如Pinkwatching Israel這樣的組織，有很多非主流同志或酷兒參與，並且反對以色列的粉飾，但是也高舉同性戀權利。其名稱Pinkwatching顯示同性戀正在觀察（watching）以色列的暴行，應該是仿效Human Right Watch（人權觀察）這些西方自由派的主流組織。Maya Mikdashi與Jasbir Puar等人則將這類反粉飾運動稱為pinkwatching（我姑且稱為「粉視」）。按照道理說，粉視與粉飾是完全對立相反的，但是Puar等人卻指出粉視和粉飾這看似對立的兩者在話語預設方面有著千絲萬縷之關連。那麼，頗多反粉飾同志參與的「粉視」，究竟和「粉飾」共享了什麼前提、有著什麼樣的同謀？其實，像Puar這樣的「理論家」批評這些實際行動者（反粉飾的粉視者）⁶的思路時，突出了粉視與粉飾都同樣地在同性戀民族主義話語內操作。那麼到底什麼是Puar這些理論家所謂的「同性戀民族主義」？

6 「理論家」批評「實際行動者」——這總是個複雜問題，很少能平心靜氣地來談。但是因此而避免批評，則會造成雙方的損失。但是理論與實踐有適當距離，不遠離也不親近，大概是這個時代最適當與需要的。

「同性戀民族主義」意謂著：一個國家如何對待同性戀，將決定該國家的獨立自主與國際地位是否能被尊重。⁷講得簡單些，就是如果一個國家惡待同性戀，那麼這個國家主權將不受尊重，就像那些惡待婦女兒童、少數民族、缺乏人權、不自由民主等等的國家，會被西方國家禁運制裁或入侵顛覆等等。其實「同性戀民族主義」這個詞不容易理解，尤其現在的進步人士常把民族主義當作狹隘有害的心態，而無視民族主義在西方曾是民主、平等與團結的促進因素。或許不稱為「同性戀民族主義」，而改稱「當前文明現代國家的性構成條件」(或者「在性方面的構成條件」)，更容易被理解。同性戀民族主義可說是西方國家現代性在「人民主權」上的轉折——最初，現代國家的主權屬於人民全體，之後就進一步意涵著「(性別)人民主權」，也就是婦女平等被當作國家文明現代的指標；時至今日，「(性別)人民主權」又似乎開始轉折到「(性)人民主權」，也就是同性戀權利是國家文明現代的指標，這就是同性戀民族主義的意思。

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同性戀民族主義繼續建立了冷戰迄今的西方人權外交話語。當然，對於長期浸淫在西方自由主義網羅中、缺乏反帝反殖第三世界視野的人而言，大概會全心擁抱同性戀民族主義以及「國際人權」範式。為此，我多說幾句關於粉視與粉飾共享話語的問題，再回到同性戀民族主義的理論面。

粉視與粉飾說到底都有西方文明開化使命，這個使命如今轉進為同性戀民族主義，也就是在性／別方面，從「白種男性拯救有色人種女性，免於有色人種男性的父權壓迫」(粉飾了殖民主義時期西方的侵略)轉進到「白種同性戀拯救有色人種同性戀，免於有色人種異性戀的恐同壓迫」(粉飾了後殖民時期西方的霸權)，並且以「國際同性戀平

7 Puar闡述「同性戀民族主義」時保持了歧義的張力，我則予以稍簡化的詮釋，只論其洞見的核心意義。「同性戀民族主義」的另一種理解方式是類似「公民民族主義」，而「公民」的主體內涵則是從男性異性戀包納了女性與同性戀。

權)(人權高於國家主權)來批判落後國家的恐同(可參見本專題〈性之帝國：專訪馬薩德〉)。

倡議「粉視」的同性戀國際主義者，不但反對粉飾，也注視或聚焦在恐同、性權或同性戀平權——這些源起於自由主義的「權利話語」在過去的特定脈絡中是很有用的，因為過去的自由主義派趨向保守，對於當時道德可疑的性議題採忽視與不支援的態度。因此，趨向進步的性權運動在為言論自由、法治(批判惡法、扭曲濫用法條)、人身隱私、醫療人權、工作權等等進行鬥爭時，就便利地採用了在資本自由主義社會中能夠有發言位置的人權與權利話語，但是也同時必須訴諸國家與國際來實現這些權利，例如要求國家立法(根據西方的法律和話語)，歡迎國際干預與支援——這就是粉視問題之所在。說到底，這種性權運動沿襲了女權主義路線，像是訴諸國家法律與國際力量來實現反性騷擾等等「落單的」訴求，而不是連結其他抗拒美帝國主義全球體制的運動眼界。然而，在當前西方輸出文明進步主義來重新殖民化各地和遏制中國崛起、以圖霸權永固的背景下，「粉視」這樣訴諸國家與國際保障之LGBT權利或性權話語便被整編或組裝至同性戀民族主義內。

上面談的是「粉視」(倡議性權、反對粉飾)被整編到「同性戀民族主義」；這裡的「同性戀民族主義」並不是「粉飾」的同義詞，而是「現代文明國家必須保障同性戀人權」的意思，也就是：現代國家應該建立在「(性)人民主權」之上，這是「粉視」也認可的價值。換句話說，反對粉飾的「粉視」也同樣地接受了同性戀民族主義，亦即，粉飾與粉視都接受了自由主義的政治現代性。

Puar還強調，「同性戀民族主義」並不是身分，而只是個「分析工具」(“Rethinking Homonationalism” 336-337)，因此不是哪些人是同性戀民族主義，更不是激進酷兒就能免於同性戀民族主義。**同性戀民族主義說的是：「有資格被尊重主權的現代文明國家是同性戀平權的(或未來還會說是跨性別平權的等等)」**，因此同性戀民族主義的「同性戀」也

不一定專門只指著同性戀，還可以包括跨性別(但恐怕還無法包含容納和「平等」有直覺衝突的BDSM痛快戀⁸)，或者抽象地說：同性戀民族主義的「同性戀」其實就是「性」。同性戀民族主義是西方現代性(西方現代國家形態與治理)的新階段，也就是在分析現代國家與跨國關係所形成的新形態時，除了民族、主權、性別外，「性」(同性戀常規)也被加入了這樣的分析。所以同性戀民族主義未必一定要將焦點放在同性戀(焦點更應該是國際政治與國家治理等)，更不是只關乎同性戀——但是同運或性少數運動無法逃避而必須面對這樣的新形態(即，就像主權是現代國家的構成條件，「性」現在要成為現代國家的構成條件了)，反帝反殖等左派更必須面對——然而在目前，許多左派在面對同性婚姻、#MeToo反性騷擾等等挾帶西方文明開化目的之議題時都只能是失語或附和的。⁹

對Puar而言，同性戀民族主義不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的上層建築，不是經濟、政治或文化的單一邏輯產物(從Deleuze來的「組裝assemblage」是一種反馬克思或反本質的概念，被組裝的各部份彼此都只是外部關係，彼此沒有內在聯繫或共通性，「組裝」是Puar的用語)，而是把許多異質的趨力組裝起來的現代性形態，¹⁰是現代民族國家的新階段，

8 潘綏銘教授將SM稱為「痛快」。

9 較具批判性的觀點可參看卡維波〈同性婚姻不是同性戀婚姻：兼論傳統與個人主義〉、〈論保守派反同婚的合理性〉；還有，顏良聞〈反性騷擾的國情、世情與人情〉等文，可參考「中國知識份子逆向思考性騷擾」網頁，收錄了多篇文章：<<http://intermargins.net/repression/theory/sexhara.htm>>。

10 Puar從組裝概念來解釋粉飾與同性戀民族主義。我的詮釋如下：從「粉飾」的形成條件來考察，就會發現好幾種(異質的)力量、話語或結構被「組裝」起來，才使得「粉飾」能實現或產生效果。首先是經濟方面，例如冷戰結束後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要求「世界是平的」，好讓文化(資訊、新聞、話語、學術、影像、情緒、意識形態、美學等)與物質(商品、人員、組織、金融、模型、互聯網、身體等)暢行無阻、自由流通，但是這卻是個長期向不平等交換傾斜的市場，且有著政治支配的效果。新自由主義的經濟部份地解釋了西方近年向全球推行的文明進步主義(例如多元文化、同性婚姻、世界主義、人道主義、婦幼保護等)——因為有利於統一規格化的物質與文化之全球流通，但是經濟因素還不能完全解釋對於「普世價值」的情感投注與固著，不

是一次歷史性的轉折：「性」滲入了民族國家—跨國的現代性，所以也可以稱為「性民族主義」(然而不是所有現代國家內在都必然會有性的轉折，現代政治不必然發展出性民族主義；有別於馬克思「下層必然決定上層」的「組裝」概念就是要說明這種非必然性)。

在此，所有的現代論者¹¹都認為：就像之前的性別現代性(男女平等)是不可逆轉的、是建構現代民族與國家的，同性戀民族主義也是一樣。易言之，同性戀民族主義之前的現代民族主義，可以從「女性民族主義」的成份來分析(西方曾鼓吹一個國家的文明現代程度可以由其婦女地位來觀察)。追究其源，Puar認為西方的遷佔殖民者向來有將「殖民暴力」與「保護婦幼」相連結的歷史(屠殺土著有色人種，以拯救有色人種婦幼)(參見Puar “Rethinking Homonationalism”; Mikdashi & Puar)，如今保護的對象則轉移到同性戀(同性戀雖然不完全是弱者，但是已經積極地展開愛滋「治療即預防」與社工監護下的自我管理、以粉紅經濟促進整體經濟、以同婚成家來彌補非生殖的不足，可說是「更生人群」了)。

總之，西方由於保護或包容同性戀而有文明進步的自我感覺——然而，這個文明開化、現代進步的良善，正要對比出不文明現代的邪惡，也就是穆斯林這個異己他者。西方的同性戀民族主義於是用仇視、歧視與恐懼有色人種異族的方式來看待異己他者(亦即，將異己「種族主義化」——穆斯林或有色人種是壞人)，因而產生同仇敵愾的民族團結。由於包容同性戀的西方現代性無法逆轉，故而我們都無法逃

能完全解釋「人權」範式的氾濫。國際地緣政治(中國崛起、美中蘇新冷戰)、國家治理的變化(與公民社會協同治理、公民資格的包容和排斥、生命政治)、以規訓(產生秩序)與控制(管制失序)來維持常規、文明衝突(恐懼伊斯蘭、疑懼中國)、粉紅經濟(跨國企業的同志友善以及同志旅遊與消費)——這些彼此未必有內在關係的趨力，其實是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一起被「組裝」起來，形成「同性戀民族主義」，其表現之一便是「粉飾」。

11 現代論者有別於傳統主義者。現代論者就是主張全球歷史在這五百年進入了史無前例的現代階段(亦即，同時建構出「傳統性」與「現代性」兩個對反)，而且現代意味著無法復古，現代已經與過去傳統斷裂，不再逆轉或往復，太陽底下將永遠不斷地更新。

脫西方的同性戀民族主義(Puar說美國的激進酷兒同樣無法逃脫、不可能站在同性戀民族主義的對立面，因為西方激進酷兒無法逃脫迴避西方的現代性，但是Puar說或可抵抗與改寫同性戀民族主義(“Rethinking Homonationalism” 336))。總之，美國的同性戀民族主義可能終將擴散到其他親西方的現代性國家，同時這個過程需要種族主義化的異己他者：台灣未必已經安放好同性戀民族主義這樣的現代性，但是台灣已經不缺乏種族主義化的異己他者，也就是中國人。

我不是說台灣已經從台灣民族主義進入台灣同性戀民族主義，或者能無縫接軌地用西方這套「同性戀民族主義」理論來解釋台灣。台灣以及亞洲狀態不同於美國西方，也不能與中東、非洲、拉美立即混同，不過藉助於像同性戀民族主義與粉飾這些概念來觀察台灣、比較台灣與以色列，仍然是有意義的。畢竟在冷戰時期，台灣與以色列、南非是第三世界進步人民眼中頗為不齒的三個美帝卵翼下的鷹犬(台灣只能是小犬)，這是過去留學海外接觸第三世界反帝學生時都能聽到的評價。而且如某些人指出的，台灣其實正是美國意圖在東亞締造的第三個以色列；這些是台灣人應有的自我認識。

不過，面對與體驗台灣的現實歷史轉折時，我自己是以「道德進步主義」¹²來指稱類似Puar的同性戀民族主義。道德進步主義假設人類的文明化過程(civilizing process)能無止境且不反覆地不斷前進至同一歷史終點；至於不文明的獸性、暴力、區分(歧視)、不合理(迷信)等等終究可以消除，而非以不確定、折衷或因應環境而多樣方式地與文明化並存(甯應斌〈現代進步觀及其自滿〉9-11)。我之所以用「道德進步主

12 2015年我曾提出由於美國歐巴馬－希拉蕊諸如倡議同性婚姻等等的文明進步主義之影響，台灣原本「道德進步主義／保守主義」合流的「新道德主義」發生了分裂(參考卡維波〈當代台灣性意識形態之派別與變化〉)，高舉各類政治正確的道德進步主義開始成為佔優勢的主流；但是這是否無可逆轉(進步主義假設現代進步是無法逆轉的)，猶待更長時段的觀察(本文初稿寫成後半年多，就有川普的當選美國總統，美國道德進步主義受挫)。

義」這樣的分析工具，乃是因為除了粉飾現象之外，還有綠色漂白（以環保生態為名）、動物漂白（以動物保護為名）……，或者說，以各類進步立場或政治正確來確立西方現代之普世價值，而各類漂白或道德進步的主體也不一定是國家，亦可能是其他主體（如跨國企業或專業階級、政治反對派、受害女權派或階層上升的弱勢等等）。此外，道德進步主義不只是自由派獨有，激進派也分享了其中元素（就像馬克思主義分享了自由主義諸多西方現代性所願景的普世價值）。追究到底，我認為是因為台灣的激進派沒有西方左派與自由派之現代性知識範式以外的理論（參見卡維波〈「中國作為理論」之前〉）。最後我就簡短地結語在這個問題上。

三、以夷制夷下的非西方知識生產

在這股同性戀民族主義與粉飾／粉視之紛紛擾擾爭議背後，可以看到全球知識生產中心區域的兩個趨勢。第一個是「以夷制夷」趨勢：西方的有色人種學者、或有色人種酷兒（「有色人種」主要指西方的少數族裔，但也包括與西方學界來往密切的非西方人）發聲高亢，其理論資源是跨國女性主義、後殖民、批判的種族理論等，現實資源則是西方社會少數族裔的處境，以及通常是英文作為學術流通語言的前殖民地社會。這些有色人種學者與酷兒的發聲姿態之政治正確有時會讓一些白人學者很不以為然，2011年荷蘭阿姆斯特丹的「性國族主義」會議因而引發很大的爭議；但是可以確定的是，白人學者若僅僅擺出激進酷兒姿態的「我們需要更多的性變態」，確實成為問題，特別是當此激進姿態很簡單地看待伊斯蘭的恐同。¹³

13 這個會議有很多爭議，在此不便多說什麼。讀者可以參考 Mikki Stelder 的聲明，在 *Queer Amsterdam: Queer Currents Against Homonationalism* 網頁上。同一網頁上也可以找到對此聲明的評論之連結

無論如何，由於(和非西方原居住地仍有關連或通語言的)有色人種進駐西方學術界高端，因而對非西方非洋文中心的學術形成了「**以夷制夷**」的態勢：亦即，西方少數族裔學者由於其身分以及跨越關係，被視為更具有檢驗評價與親近引導非西方學術生產的能力。但是這些生存於西方學術社群中的少數族裔學者，與其主要預設的讀者接收群體，也就是檢驗評價其著作價值的群體(即西方白人學者)，仍然都共處於同樣的範式之下，故而非西方學者如何與西方範式建造的真理政權(包括人民主權等)進行競逐是迫在眼前的思考。

如何競逐呢？簡單例示如下：西方現代國家締造想像從國家(君主)主權到人民主權(「人民」則是同一民族)，此處的人民(民族)本質上並不自動地蘊含包括同性戀，事實上，過去的人民主權或主權在民現在演變成「人民」包含了同性戀在內，也就是所謂的同性戀民族主義，這並不是主權在民的必然發展，而是同性戀被組裝進當前民族國家—跨國的新形態之結果。面對這種西方啟蒙以來的政治—知識範式，我曾經提議中國人民與國家的**規範**關係不只是建立在「社會契約」之上(社會契約是人民主權的基礎)，中國人民與中國國家兩者都同時是中國「歷史家譜」中的延續位置，亦即，**人民不是處於自然狀態中，而是以統一為首要政治理想的國家中**，由此來想像不同於西方現代的中國現代國家與人民(甯應斌〈中國作為理論〉112-113)。

第二個是「難以自外」的趨勢：Puar所強調的：**西方的左派或激進酷兒並不因為反主流化同運(自由派同運)，便能夠自外於同性戀民族主義這樣的現代性新形構，社運的激進派與左派過去都必然牽連在當前西方國家的文明現代性之內**。類似這樣的平行觀點，在台灣是趙剛做出了最詳盡的在地分析。他〈台社是太陽花的尖兵嗎？給台社的一封公開信〉一文對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過去的兩條路線(公民社會話語與邊緣社會運動)如何牽連在當前全球—台灣的霸權(知識與文化)結構中做出批判性的分析，雖然他的脈絡看似與這裡討論的不同，而且

他尚未詳論兩條路線之多重背景與複雜效果，但是我認為他點出了台灣「新左派」的知識生產如何內在於西方範式的問題。

同性戀民族主義是個根據美國現實以及西方現代性所做的理論分析，這對於全球各地之歷史現實是否是較好的分析架構？在缺乏其他競爭範式之理論的情況下，這個問題很難回答。我在一開頭說：當西方霸權演變為文明現代國家應該包容吸納「性」（同性戀等）的時刻，非西方的性運則要超越「性」而聚焦於西方霸權及其知識生產。在全球的性／別知識生產方面，過去非西方世界的性／別學術幾乎都處於和西方性／別學術「單線聯繫」，也就是非西方的甲國提供實例證，並使用西方的性／別理論來解釋，這往往不會涉及非西方的乙、丙、丁等國，因為沒有非西方的性／別理論來解釋非西方與西方的社會現實；這種單線聯繫的學術分工與代工是全球知識生產的中心－邊緣之不平等結構。在美國的學術界，不論白人或少數族裔學者，都必然受限於全球知識生產的中心位置，難以自外，無法獨力提供非西方中心論的性／別知識範式之架構或理論。像馬薩德（Joseph A. Massad）這樣的阿拉伯裔的美國知名學者大約是極限例子了。他能夠清楚地看到阿拉伯世界的同性戀概念與身分來自西方，抹殺與遮蔽了阿拉伯世界自古以來的男男情慾現象，同時，跨國同性戀的西方強勢姿態挑起了伊斯蘭宗教的過激反應。¹⁴但是如何在知識與實踐上替換同性戀概念，馬薩德尚未能從伊斯蘭世界流傳下來的（但是不如中國明清豐富的）文學文化與現實民間中建構出替代性或競逐性概念。

上面是談全球知識生產中心區域的狀態，包括許多親（近）西方的機構與學科領域，至於全球知識生產的邊緣位置（既是知識代工鏈的末端，也是還沒有被西方學術權力中心所充分控制的機構或學科領域之

14 可參見馬薩德《慾望阿拉伯人》（*Desiring Arabs*）與《自由主義中的伊斯蘭》（*Islam in Liberalism*）兩本專書，以及本專題馬薩德的訪談〈性之帝國〉與李雪〈馬薩德：非西方世界的性／別另類可能性〉對於其觀點的整理。

學術)當然亦有相似的限制,例如與其他邊緣位置的彼此溝通往往受限於共通語言(英文)之媒介;此外,目前亦可觀察到類似「以夷制夷」、「難以自外」的兩個趨勢——但代理人與作用程度不同:其一,由於延伸自西方學術評鑑等制度的落地,透過在地學術官僚機構的獎懲,邊緣位置的知識生產也面臨整編入中心的壓力;其二,從邊緣位置而來的知識生產隨著全球政治衝突升高、或者以學術本土化為名的離中心的知識生產,往往只能採取游離但不能脫勾(delink)的策略。

面對上述趨勢的現實,即使是西方學術中心力有未逮的非西方邊緣學術位置,由於受限於自身的研究資源(包括國家的地緣政治位置與國力、學術共同體規模等等),必需相當程度地接受西方現代理論**所建構的世界與價值**,利用這些西方學術中心的既成研究資源,才可能進行被認可的知識生產。易言之,抵抗霸權的非西方邊緣學術對於世界的理解與理想,和西方現代的普世概念與普世價值之設想,需有部份的妥協,亦即,必須暫且與之**和平共存(modus vivendi)**¹⁵,這是與之競逐的起點。但是,以「改變西方與非西方權力不均等」為目標(這目標本身就應為西方現代所接受的價值理想),試探地肯定某些(與西方現代似乎衝突的)非西方的過去與現實,以建立與西方競逐的普世理論與價值展望——這大約是非西方認同的學者逐漸出現類同思考的背景與前行方向。

15 我在此使用這個因John Rawls而知名的概念,他意欲處理衝突的理想價值觀(倫理生活方式、宗教世界觀、人生哲學體系)於自由主義國家中如何能產生關於基本政治原則的共識,而非只是妥協或和平共存(modus vivendi),可參見約翰·格雷(John Gray)在《自由主義的兩張面孔》(*Two Faces of Liberalism*)對此概念的批評討論。在甯應斌〈中國作為理論〉講到「大洋中改造的船」以及「競逐」都是類似modus vivendi的想法,但是偏重知識層面,而格雷與其後許多哲學家的說法則偏重價值理想與現實利益的層面。

參考書目

中文書目

- 卡維波。〈「中國作為理論」之前〉。《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02（2016年3月）：257-284。
- 。〈同性婚姻不是同性戀婚姻：兼論傳統與個人主義〉。《應用倫理評論》62（2017年4月）：5-35。
- 。〈當代台灣性意識形態之派別與變化〉。《人間思想》17（2018年8月）：63-77。
- 。〈論保守派反同婚的合理性〉。《苦勞網》，2018年11月16日。〈<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91899?fbclid=論保守派反同婚的合理性>〉（上網日期：2018年11月17日）。
- 李雪。〈馬薩德：非西方世界的性／別另類可能性〉。《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11（2018年12月）：261-273。
- 洪凌。〈支持LGBT的美國大使：粉紅刑虐與帝國粉飾〉。《呼風》微信公眾號，2018年5月20日。〈<https://mp.weixin.qq.com/s/yaPCFqQgXm4XusLfZQzr7A>〉（上網日期：2018年11月14日）。
- 甯應斌。〈現代進步觀及其自滿：新道德主義與公民社會〉。《新道德主義》。編：甯應斌。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2013。1-11。
- 。〈中國作為理論：中國派的重新認識中國〉。《開放時代》265（2016年1月）：95-117。
- 趙剛。〈台社是太陽花的尖兵嗎？給台社的一封公開信〉。《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02（2016年3月）：227-256。
- 顏良聞。〈BBC的膚淺獵奇、抹黑伊斯蘭與前佛洛德〉。《呼風》微信公眾號，2017年10月5日。〈<https://mp.weixin.qq.com/s/DoM1jls1tKjLzqu8nGjIw>〉（上網日期：2018年11月14日）。
- 。〈反性騷擾的國情、世情與人情〉。《性研究ing》微信公眾號，2018年1月27日。〈https://mp.weixin.qq.com/s/Eaj8fRqM_aGf1X4vkjEiUA〉（上網日期：2018年11月14日）。
- Gary, John（格雷，約翰）。《自由主義的兩張面孔》。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 Massad, John A.、F. B. Éwanjé-Épée、S. Magliani-Belkacem。〈性之帝國：專訪馬薩德〉。譯：張俊昱譯，校訂：何春蕤。《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11（2018年12月）：249-260。
- Williams, Randall。〈靈巧力、人權與國際法：後布希年代美帝國主義的新包裝〉。譯：何春蕤。《苦勞網》，2016年3月22日。〈<http://www.coolloud.org.tw/node/84802>〉（上網日期：2018年11月14日）。

西文書目

Gray, John. *Two Faces of Liberalism*. Cambridge: Polity, 2000.

- Hope, Christopher. "David Cameron: 'I want to export gay marriage around the world'." *The Telegraph*, 24 July 2013.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politics/10200636/I-want-to-export-gay-marriage-around-the-world-says-David-Cameron.html>>. Retrieved 14 November 2018.
- Massad, Joseph A. *Desiring Arabs*.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 . *Islam in Liberalism*.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 Mikdashy, Maya, and Jasbir K. Puar. "Pinkwatching and Pinkwashing: Interpenetr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Jadaliyya*, 9 August 2012. <<http://www.jadaliyya.com/Details/26818/Pinkwatching-And-Pinkwashing-Interpenetration-and-its-Discontents>>. Retrieved 14 November 2018.
- Puar, Jasbir K. *Terrorist Assemblages: Homonationalism in Queer Times*.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 "Homonationalism Gone Viral: Discipline, Control, and the Affective Politics of Sensation." Lecture at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Beirut, Lebanon, 3 May 201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a0Dkn3SnWM>>. Retrieved 14 November 2018.
- . Keynote Speech from the Homonationalism and Pinkwashing Conference at the Graduate Center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New York, NY, 10 April 201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S1eEL8EIDo>>. Retrieved 14 November 2018.
- . "Rethinking Homo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45.2 (2013): 336-339.
- Stelder, Mikki. "Start with Amsterdam!: An Alternative Statement on the Sexual Nationalisms Conference." *Queerinamsterdam: Queer Currents Against Homonationalism*, 27-28 February 2011. <<https://queerintersectional.wordpress.com/>>. Retrieved 14 November 2018.